

选自美国《财富》杂志 2004 年 12 月 13 日
傅高义 (Ezra Vogel)
顾 目/译

中国第一

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是《日本第一》一书的作者，现在他又撰文说：中国第一。他提醒日本，必须适应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崛起。



傅高义

25

年前，我写了《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因为我能看出日本正在崛起，而我希望美国了解日本的长处，并以一种及时的方式作出反应。如今我希望日本了解中国的崛起，并提出日本可以作出反应的方式。

一些人认为，中国对日本来说将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大陆存在会使其经济增长受挫的严重问题——为贫困的农村地区的数亿过剩的农民提供就业，吸收数千万移民进入城市，控制其重工业衰退地区的解雇工人，为贫困和衰老的人口提供适当的医疗和退休服务，使金融机构对灵活的外汇汇率作好准备，抑制蔓延的官员腐败，并防止日趋增大的贫富差距引发社会冲突。这些问题是实际的，而且不会很快消失。可是，中国领导人正在解决这些问题，目前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些问题会阻止中国总体的发展势头。

中国遵循东亚其他工业化经济体所走的道路，正在迅速地从轻工业向重工业、从低技术向高技术发展。正如日本在成为钢铁、船舶

和汽车的出口国后其贸易盈余剧增一样，中国在进行类似的转变时其贸易盈余也将增长。1959年，中国在生产1300万吨钢时遇到了困难。1996年，中国生产了1亿吨钢，大致相当于日本和美国去年的钢产量。去年中国生产了2.2亿吨钢，超过日本和美国钢产量的总和。此外，中国正在迅速地对钢的新产能进行投资，所以，再过5年，钢产量可能再次翻一番。不出10年，中国将有可能不仅减少其钢的进口，而且开始出口钢。

到2007年，仅仅在广州地区，丰田、尼桑、本田及其合资企业的合作伙伴有望每年生产100万辆汽车。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些汽车中的一部分将被出口到东南亚，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汽车进行竞争。而且，一旦中国汽车的质量得到改善，我们可以预期，它们将被出口到别处。

中国在尖端技术方面落在后面，但它正在培训人员，以便从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攀登。美国现在每年毕业的工程师约为6万名，日本约为7万名，而中国约为32.5万名。中国东部沿海的主要城市已经设立高技术园区，这些园区可能

很快会达到起飞阶段。

中国的实力不仅仅是经济的。它已开始培训能为地区发展提供有效领导的能干的地方官员。可是，中国在北京也设有一个能认真审核国家总体战略和集权制的机构，集权制使北京能作出并实施代表其国家整体利益的决定。而且，中国不害怕将数百万人派往国外，他们能用流利的英语展开活动，并学到与其同胞不同的习惯和态度。在东南亚，日本提供的经济援助和开设的工业工厂远远超过中国。可是，中国已经拥有更多能代表本国和本公司的英语流利的人员。这些中国人不是对日本的威胁，但日本需要更多英语流利和四海为家的人，他们能在这些会议上代表日本的利益，并使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变得轻松。

日本国内外的一些人已经一笔勾销日本，并认为亚洲的未来目前属于中国，接着或许属于印度。他们承认，在过去一年里，日本的公司利润、投资和消费开支全都是上升的，而失业不断下降。可是，他们认为，这种好转在范围和持续时间方面充其量不过是不太大的。在我看来这些人过于悲观，而日本在

1990年代的所谓失败也是言过其实的。日本拥有1.26亿人口,而且没有自然资源,挤在一个范围不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区域内,但日本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向其人民提供一般说来与美国不相上下、一些人声称甚至超过美国的生活标准。

然而,民意测验表明,日本人民对未来忧心忡忡,并怀疑其子女的生活是否能与他们自己的生活一样舒适。不仅失业上升了,而且犯罪和离婚也增多了。儿童一般说来对学习不那么感兴趣,而教师更感到气馁。公众对政治领导人的尊重仍然很低,而对官僚的尊重已一落千丈。有关1990年代日本的昏暗和厄运的图书是一个迅速发展的行业,但人们目前对是什么出了错以及日本应该如何着手纠错并不存在共识。

对日本的建议

许多日本人怀念1960年代和1970年代,当时目标是明确的——赶上西方——而事态看来将好转。他们也对美国式的竭力追求利润、迅速蔓延的贫富差距、无事生非的诉讼以及一旦工人成为公司获利能力的障碍便立即将其解雇的意愿感到不舒服。以下是我对日本如何能够保留其传统的最优秀部分、与此同时适应中国的崛起和加速的全球化的看法。

1. 在亚洲信奉多边主义。

在明治时期,从19世纪中叶开始,日本由于渴望赶上发达国家,决定将其自己与西方、而不是落后的亚洲联系在一起。目前亚洲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和东亚的很多地区已走进现代世界。不仅日本与亚洲的贸易大大超过了其与北美或者欧洲的贸易,而且日本仅仅与中国的贸易也超过了其与美国的贸易,而且日中贸易正在更迅速得多地继续

增长。

亚洲的多边组织正在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增加,它们正在解决一些日益重要的问题。支持这些组织是符合日本的利益的。这么做不仅能促进亚洲的和平和繁荣,而且能促进全球的和平和繁荣。

然而,日本在亚洲所扮演的角色的历史仍是与中国人、韩国人以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入侵过的其他国家的公民发展建设性关系的严重障碍。对日本不愿更彻底地处理这些问题感到不安的亚洲人以防范心理看待日本参加亚洲的会议。明治时期的一些领导人希望,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强国,能够在使亚洲实现现代化中担当一个建设性角色。可是,当日本人在20世纪上半期入侵亚洲国家时,他们遇到出乎意料地充满敌意的民族主义。他们的反应是以武力镇压抵抗,从而给他们入侵的国家、也给他们自己的国家带来灾难。

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必须与法国和波兰打交道的德国不同,日本由于冷战而与中国隔绝。历史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暗中处于激化状态,直到1980年代日中接触才得到扩大。

在过去10年里,由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持续对话,由于建立了一个有关教科书的联合委员会,也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加,韩国和日本的领导人已在处理历史问题方面获得重大进展。可是,日本在与中国和东南亚打交道方面,没有取得类似进展。

当日本首相先后访问中国时,他们做出了措辞谨慎的道歉,但这种道歉不足以使中国和东南亚对日本的和平意图感到放心。这个问题不会仅仅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且,在它得到解决之前,始终存在日本人及其亚洲邻国艰难地达成的谅解随时可能破裂的危险。

虽然中国领导人表示了改善

与日本的关系的愿望,既然中国公众已经觉醒,他们不太可能冒险采取重大步骤。只要哪位日本首相参拜供奉本国战争死者的靖国神社,消息就会在中国传开,而公众将感到愤怒。日本人应该建议发起与中国人的联合研究,弄清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入侵中国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们应该愿意参与有关日本军人所做的可怕事情的公开讨论。这将是一个持续数年的痛苦过程,但鉴于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性,终止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承认日本军队的作用以及公开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乃是日本将与亚洲的关系置于坚实的建设性基础之上的先决条件。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如果日本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并且更全面地处理日本入侵亚洲的问题,这可能是一个推进与亚洲的关系的极好机会。如果不这么做,亚洲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评有可能继续下去。

2. 利用全球的信息和知识。

对一个国家来说,除非紧随世界各地最新的信息和知识,否则没有办法始终保持活力。日本人到国外学习一年或者更多时间,回到日本后能指望自己所学的东西够用一辈子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少量起缓冲作用的日本人能把日本与世界其余地区联系起来的日子也已一去不复返。日本人善于利用因特网跟上潮流,但更多的日本人必须成为世界各地主要知识群体的积极参与者。日本需要拥有更多的人才,他们是诸如硅谷等地高端软件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诸如纽约、伦敦和香港等地金融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主要研究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加利福尼亚州,大量具有中国和印度的血统的企业家和工程师在上加州的大学,他们在那儿建立了能在硅谷工作时利用的网络。为了始终处于全球软件

选自英国《金融时报》2004年12月29日
迪帕克·拉尔 (Deepak Lal)
吴言/译

外汇储备能使中国变得更强大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迪帕克·拉尔认为,击溃投资者的攻击只需大约1000亿美元,其

产业的最前沿,更多的日本人必须同样这么做。

3.增强创业家的机会。

当日本赶上主要工业国家后,日本公司不必冒很多风险。他们只需找到学会如何制造已经在别处得到开发的优质和低成本的商品的方式。可是,尖端技术必然涉及风险,而日本必须找到一种能与硅谷的成就相抗衡的途径。在硅谷,能干的人们创办新的公司,往往经历充满希望和获得成功的短暂时期,接着失败,接着再次创办新的公司。

充满希望的新公司需要可利用的额外资金,而这反过来要求让更多日本的很少有希望复活的“僵尸”公司倒闭,从而能腾出资金以支持新的风险企业。亏损的日本公司不必像美国公司那样迅速地采取行动解雇员工。可是,在很少有希望起死回生的地方,腾出可能流向失败公司的资金对整个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在诸如电子产品、照相机和汽车等工业部门,日本已证明,它拥有富于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创业家。为了在诸如软件等部门干得出色,日本必须向准备冒险的创业家提供更多资金和更多机会。

余外汇储备可被用作社会重建基金。

最近几年来,中国的经济业绩是非凡的。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预计超过9%,而工业生产

4.增强政治领导人做出战略决定的能力。

官僚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必须予以修正。所需的并不是像某些政治家看来认为的那样,让政治家掌握政府的详细资料,以便他们能够做出决定。政治家必须与官僚合作,但要做出全面的战略判断,他们必须能征求一群见多识广的独立人士的意见,这种人士现在最广泛地分布于学者和前官僚中间。日本必须扩大能培养这种人士的思想库,并确保重要问题得到透彻研究。

日本的角色

在19世纪,日本和中国的领导人提倡采用外国技术,但保留其自己的民族精神。他们发现,采用现代技术实际上需要组织和思考方式的变化。适应全球变革其实并不意味着,所有制度必须照抄美国。例如,日本人十分重视忠诚——个人的忠诚和组织的忠诚。“忠诚”可能是一个暗语,有助于维护不仅是没有效率的和极其不适应新时代的、而且是腐败的习惯做法。证明忠诚、甚至忠诚的程度的确切方式可能是经历变革。终身雇

引人注目地增长16%。许多人担心,中国的金融系统可能过于脆弱,不能在长期内维持这种增长。幸运的是,中国急速增长的外汇储备可能提供一种理想的补救措施。

员人数的下降已经削弱了忠诚在许多日本年轻人中间的价值。可是,日本人对忠诚和人际关系价值的尊重非常有利于日本。忠诚可能使日本机构在美国同行会被改组的时候通过作出额外的努力保持业务关系。长期关系能使某些技能的积累变得可能,并增强员工彼此合作的能力。在这个来自中国和加速的全球化的竞争不断加剧的新世界,利用促进公司的长期健康而不是短期利润的公司主管一揽子福利计划可能仍是有效的。

中国有可能继续比日本更迅速地增长,并在亚洲获得比日本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用不了很多年,中国经济或许将取代日本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中国经济有一天可能取代美国经济,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可是,日本作为一个热爱和平的主要强国,仍能在亚洲以及在上世界上扮演一个重要而可敬的角色。日本仍能创造尖端技术并开拓先进的制造技术,支持亚洲组织和国际组织对和平的追求,并且继续是增强国际安全的一个有益的合作伙伴。帮助日本成功地担当这个角色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包括中国的利益。■